纪实作品 李 刚

助力寻亲显大爱

2016年,湖北孝感市农民工路汉洲,带着辍学的十六岁的儿子靓靓来到武汉打工。由于他放松了对儿子的管教,靓靓在网吧认识了一个遵义籍十九岁名叫冬冬(化名)的人。一天,靓靓不辞而别随冬冬离开武汉来到遵义。从此,一家人开始了异常艰难的寻亲之旅。

2021年11月中旬,遵义市红花岗区博济公益联合会旗下的寻亲团,通过"爱心家园理事会"微信群,终于找到了靓靓的新线索。于是,一场由志愿者助力、警方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爱心接力在历史文化名城遵义上演……

初冬的遵义,天空下着细雨。11月20日11时许,一辆银灰色私家车,疾速驶向遵义高铁站。一个满面愁容、身着灰色羽绒衣、身高1.65米、偏瘦、五十出头的男士随着出站的人流走出了车站,他就是从湖北孝感市来遵寻找儿子的路汉洲。

红花岗区博济公益联合会会长吴锦山、副会长李世芳终于见到了路汉洲,问候片刻,便返回办公室。

李世芳指着路汉洲对笔者说:"他就是前几天我给你说过的要来遵义寻亲的路师傅。"

一听此话,笔者问道:"你是从湖北来找儿子的?""是的。""你儿子离家几年了,当时多大?""离家五年了,当时十六岁。"

在去舟水桥派出所报警的途中,笔者得知有人把靓靓的视频发给了路汉洲,并告诉他,人就在遵义。

警察对路汉洲说,你说的那个小区属于南关派出所管辖。路汉洲14时20分在南关派出所报了案,27分警方出警,40分抵达星星小区(化名)。

警方向值班的保安人员和小区住户进行详细了解和询问。从监控中看到一位身着浅蓝色卫衣的年轻人,经路汉洲确认,就是他失散五年的儿子。

警方与保安迅速在五栋六楼住户中寻人。敲6-1住户门时,开门的女同志问:"你们找谁?""哦,我们找一个姓路的。""我家老陆,出去和老乡喝酒去了。""什么时候回来?""那就不知道了。"

接着敲6-2住户的门,一位25岁模样的年轻人开了门问道:"你们找哪个?"李世芳说,这视频里的人你见过吗?他低头细看摇头说,不认识,如果看到,我会打你们手机的。

另外两家住户无人。

据小区一家超市老板反映,靓靓每隔几天就来买东西,说的是一口遵义话,总穿那件浅蓝色卫衣,不爱说话。

为了不打草惊蛇,警方暂时返回,并对路汉洲说,有新的情况告诉我们。我们安慰路汉洲说,以前不知道儿子在哪里,也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,现在知道儿子在遵义,还活着,这是好消息,不要太着急了。

16时50分,我们暂时离开小区,路汉洲留在保安室观察情况。18时16分,路汉洲在电话里告诉笔者,有新情况。笔者和李世芳立刻驾车赶到小区。

原来,在小区的快递店里,靓靓曾来取过快递,但用的是网名,手机号也是其他人的。种种迹象证明,靓靓曾居住在该小区。

午夜0时10分许,警方第二次出警。再次敲开6-1住户的门,开门的依旧是那个女同志。警察问:"你家老陆回家了吧?"一个高个子操着山东口音五十多岁的男士说:"我就是老陆。"警察查看了身份证和询问了相关情况后,随即撤离,判断靓靓不在此处。

23日,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,案情有了新进展。19时01分,激动不已的李世芳在电话说:"找到了!找到了!……"听到这喜讯,那一刻大家的心里是满满的幸福感。

刚走进家,笔者一边吃饭一边拨通了路汉洲的手机,急切地问道:"路汉洲,找到儿子了?你现在在哪里?""找到了,我在6-2的王师傅家……"

20时50分,笔者怀着迫切的心情敲着门。片刻后,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打开门问:"你找谁?""我是志愿者,来接路汉洲回招待所的。"

女主人请笔者进了门,转身去倒了杯茶水放在茶几上。路汉洲说,这就是王师傅,我儿子在他家吃住过的。

56岁的王师傅告诉笔者:"路汉洲的儿子靓靓来过我家,一开始没有去细问这事,我想他住段时间就会走的。可时间一久了,不见靓靓给家里打个电话。我就拿了1000元,喊他回家一趟,让老的放心,想来遵义了再说。但是他只是把钱收下了,却没有回家。第二年,我又给了他1000元,结果和前次一样。平时我在陕西进苹果发到遵义,媳妇又在商贸城做水果批发,这段时间疫情都没有回家,吃住都在店里的,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。"

王师傅的爱人接过话题说,其实,靓靓很听话的,只是不爱说话。个头将近1.80米,长得帅帅的。有一次和他聊天,靓靓叹息地说:"阿姨,好羡慕你和叔叔,你们从来不吵架,我爸爸妈妈经常吵架……"

人们常说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好的言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成长,心中会充满大爱和孝德。反之,则会误入歧途,养成恶习,再改极难。

听完王师傅爱人一番肺腑之言,路汉洲一边擦着眼角的泪水,一边低下头说:"我不该动不动就骂他,哎,是我对不起儿子……"

24日14时25分许,吴锦山、李世芳和笔者赶到了星星小区,路汉洲正和冬冬通电话。随后,路汉洲提出让靓靓与自己进行对话,以核对儿子的身份。靓靓接过电话,语气生硬,甚至有过激的语言。我们赶紧出主意,喊靓靓和姐姐晓娟视频确认。

拨开乌云见晴天。15时40分许,见路汉洲一直和晓娟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湖北话,笔者心急如焚,一把抢过路汉洲手机,直截了当地问:"你好,我是这几天帮助你爸爸找你弟弟的李叔叔,刚才视频后,确认是你弟弟吗?""叔叔,你好!是我弟弟,他答应明天回家!"在场所有的人露出了笑容。

25日,久违的太阳露出了笑脸,温暖的阳光照在大地上。10时许,笔者和李世芳陪着路汉洲,登上了满目葱绿的红军山。又返回杨柳街,品尝了闻名遐迩的豆花面、羊肉粉后,笔者开车送路汉洲游玩了天鹅湖,并拍照留念。

14时35分,在遵义高铁站与路汉洲告别。22时17分和22时57分,晓娟和路汉洲先后在微信中用语音激动不已地对笔者说:"接到弟弟了!明天发照片给你们看!""我儿子回家了!我儿子回家了!谢谢你们!"

此时此刻,路汉洲一家人终于团圆了。帮助他人寻找亲人,不仅仅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家庭团圆,更为了寻找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。

路汉洲一家团圆后,给热心帮助他的人送了一面锦旗。锦旗上写有八个大字:千里寻亲,助爱回家,充分诠释了志愿者帮助他人、服务社会的无私奉献精神。

遵义之秋 申家信 摄

乡土黔北 帅远明

我家的石磨

我家有两副石磨,一副是小石磨,一副是大石磨。

从我记事起,就看见小石磨安在我家堂屋右边,闲置的时间多,只是偶尔用它推推荞麦面或嫩苞谷粑来改善生活。"大集体"时期,父母亲要干农活儿,这"改善生活"的担子就落到奶奶的肩上。奶奶年逾八十,推磨十分吃力,常常叫我搭把力气。我个头不高,奶奶便拿一条板凳垫在我脚下,我的手就可摸着磨单了。

磨单是用一条横着的木柄与长长的弯木组成的一个"丁"字形木架。一条绳子从房梁上作倒"V"状垂下来,牢牢系在横着的木柄儿两端,让它几乎与人肩保持平行,悬在空中,不至于往下坠落。推磨时,"丁"字形上的钩儿会像轴承一样与磨把手上的圆孔吻合,只要把住横柄儿用力一推,就能带动石磨旋转。"小乖孙,推啊!"奶奶亲切地嘱咐我,可我起初与奶奶心里想的方向不同,石磨根本无法正常运转。"你要往右前方推上去,再从左后方拉下来才顺手!"见我由于用力过猛险些儿摔下地去,奶奶边说边用手示范。我这才明白过来了:原来推磨要逆时针方向使力气才方便,顺时针方向反而拗手。接着,我和奶奶手握磨单横柄儿推起石磨来,"霍霍"的声音开始振动我的童年时光。奶奶一手推磨子,一手持着长柄儿木勺子不断舀起粮食添在磨盘上。那些颗粒大多数会主动滚入磨眼里,只有极少数极不情愿去接受磨砺的颗粒,则被驱赶下去。

在推磨的时候,奶奶喜欢给我讲故事,说有个漂亮的姑娘推磨很机智,不单把竹筒套在手臂上从野变婆嘴里成功逃生,还得到了卖布客同情,最后两人喜结连理……奶奶美妙而有趣的故事,随着石磨与磨单之间的和拍合唱,在磨盘间瀑布般倾泻,刹那间粮食香气弥漫屋里屋外。

奶奶喜欢推豆花吃,但生产队生产的好黄豆要用来完成征购任务,分到各家各户的都是些损坏得不像样儿的黄豆。奶奶常常把这样的烂黄豆先推成豆瓣儿淘洗干净,接着用热水泡胀,然后弄到磨子上推。黄豆变成生豆浆,从磨子上流下来装在窝筐里,奶奶还得把它舀进水桶内提进灶房,这才开始烧锅做豆花。锅中豆浆随着柴火升温沸腾着,奶奶在另一口铁锅上支上豆腐架过滤,箕箕上的豆腐渣是喂猪的好饲料,而豆花却在锅里还要经过酸汤"点"。奶奶常常边看成色边放酸汤,努力把豆花"点"得细嫩爽口……

后来,我个子长高了,力气也比先前大了,可以代替奶奶使唤小石磨了。为此我非常高兴,小石磨往往在我手上旋转得轻松自如,而且还像播放一曲轻音乐那么动人心弦。

后来,小石磨老是"嚼"不碎粮食,碰巧有个石匠路过,我家就请他修一修。这石匠姓吴,人称"吴铲白"。他放下单肩錾篼,把上扇磨子端在板凳上,左手握錾子,右手拿锤子,"咚哧咚哧"地修起磨子来。瞬间石片乱飞,令人不敢近前。待他休息时,我上前观看,这才知道石磨面上是一幅八卦图,下扇的磨盘心与上扇的磨盘眼儿则形成一对亲密无间的阴阳鱼,真是太有意思了。

冬天白昼时光短,这副小小的石磨,吴石匠修了两天,总算修完了。并且,推出来的苞谷碎粒均匀,没有问题——人们以前常说吴石匠的手艺差,修磨子只会铲些白印印,看来真是冤枉他了。于是皆大欢喜。但他没要工资,只要求我爷爷给他编一个錾篼。

土地下户后,我家的小石磨旋转的时光更多了。推小石磨让人感到轻松愉快,然而使唤大石磨却是非常累人的活儿。

大石磨体积大,重达两三百斤,加上八卦形齿轮很深,摩擦力不小,凭借一人之力和惯性顶多拉动十来转,即便两人齐心协力,也会累得气喘吁吁。但那些岁月农村主要吃苞谷沙饭,只有家庭殷实一点才能吃上大米与苞谷拌和的"两兼饭"。所以家家都需要大石磨"拉"苞谷,累并不可怕,怕的是家头没有这东西。我家就没有大石磨,每次都要把苞谷背到坎上人家去才行。

坎上人家有一副直径一米左右的石磨子,据说是他们家祖上当年的陪嫁物品,由于男劳力缺乏,就与我家先辈商量好,从远远的山盆红芽那里把它抬了来的,也已经搭伙使用好几代人了。上下两扇磨盘依旧那么大,那么厚,只是由于缺乏保护,木料做的磨箱破损了好几处。由于使用这副大石磨的人家比较多,记得有几次,我们上去"拉"苞谷,人家说也要用磨子,且理由充分。父母亲只好又把苞谷背回来了,硬是尴尬得很。

有一天,我忽然发现后檐沟边有一副大石磨似的东西,就说可以请它出山为我家服务。父亲闻言一惊,随之笑了,对我说:"好孩子,你的建议不错!可你晓得不?那东西虽然也是磨子,可它叫作谷磨,就是说它只能进行稻谷粗加工啊。"听了这话,我好奇地对这副谷磨进行观察与研究,这才弄清它原来是竹篾编成外圈、用黄泥巴往里夯实、再用木片嵌作八卦形齿轮而成,确实不能把苞谷"拉"成细碎的粒子和瓣瓣。我家太需要一副大石磨了,这可如何是好呀?

土地下户以后,我家粮食连年有余,尤其是苞谷收获得特别多,这更需要一副大石磨了。听说邻乡枫香顶有个石匠在打石磨出售,我急忙去看了货,交了定钱。还请木匠预先做好了磨单和大磨箱,单等着大石磨运到家头就"开业"。这天,我请了12个男劳力去抬大石磨。一路上春雨沙沙,脚下打滑,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它弄回来了。我家终于有了崭新的大石磨,庆祝的鞭炮声在门前欢天喜地地响起来……

日月如梭,光阴似箭。后来乡场上有家用电动玉米粉碎机销售,见邻居买,我家也买,可我家购进的这台机器耗电量大,直到农村电网彻底改造好后,它才有所作为。就这样,我家的大石磨便被电动粉碎机代替,跟着小石磨也同样被淘汰。

而今,这对石兄弟闲置在我家旧宅一隅,叙述着人间沧桑,笑看着美丽乡村奋力振兴。

生活散记 周钰姣

黑 豆 (下)

(三)

那年的冬天比往常来得更早,也更为寒冷,父亲感受到了天气的不同寻常,他加快了施工进度。此时,黑豆的肚子也沉到几乎贴地,它当妈妈的时间进入了倒计时。父亲专门在平房一楼找了个空房间,用稻草和棉垫给它搭了个温暖的窝。黑豆懂事地摇着尾巴——它已没法再跃起身子来表达欢喜与感激了。

而此时,杰克却被主人带到了另一个工地,离开了黑豆。杰克离开两天后,家里遇上急事,父亲必须赶回处理。离开前,他给黑豆备下了两三天的食物,他想这足够他到时赶回。

2008年冬,这是贵州有气象记录以来凝冻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。

冻雨骤降,气温骤降,遍山染白,屋檐挂冰,道路封闭,天地阻绝。

想到已快分娩的黑豆,被困家中的父亲焦灼不已。从家到农庄,不过四五十公里,此刻却咫尺天涯。父亲只得打电话给留守农庄的工人,请他代为照料。

终于等到道路解封,已是十多天后,父亲心急如焚地赶往农庄,远远地大声呼唤着黑豆的名字,但是没有回应,四处寻找,也不见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那个留守在农庄的工人支支吾吾地告诉父亲,黑豆走了。父亲不信,连声追问,才知道这十多天里黑豆的遭遇。

是在父亲离开的第三天,锥心刺骨的寒风一夜刮过,凝冻袭来,第四天,准备的食物已经吃完。父亲万万没想到,自己拜托的那位工人是个狠心的角色,他讨厌狗,且看中了黑豆住的那间房,觉得屋子宽敞,进出方便,便把黑豆的垫子和稻草拖到了屋后的沟渠旁。

傍晚,找了一天食物的黑豆已是精疲力尽,它又冷又饿,拖着沉重的身子一步步挪回沟渠旁的窝。夜越来越深,天越来越沉,呼啸的寒风发出嚎叫,撕扯、卷席着整个世界。

寒风裹挟着漫天冻雨,化作无数锋利的尖刀,刺向蜷缩着瑟瑟发抖的黑豆。气温还在下降,黑豆已无力动弹,四肢开始慢慢失去知觉,它感觉自己的意识也在慢慢模糊,它想闭上双眼打一会儿盹。此时,肚子猛烈收缩,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它忍不住抽搐,它要生产了。

黑豆绝望地扫了一眼这个丝毫不能遮风挡雨的窝,它挣扎着,想要寻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,可剧痛让它连呼吸都十分困难。它咬紧牙关,大口喘着气,慢慢翻身滚入身旁的沟渠里,沟渠有三四十厘米深,里面的稀泥早已被冻得坚硬,但这多少可以挡住头顶袭来的寒风。

又一阵撕裂的剧痛传遍每一根骨头每一根毛发,就在黑豆几近昏厥时,一只幼崽终于来到这个世界,滑落在坚硬冰冷的沟渠里。

黑豆顾不上自己还在流血,它低头欣喜地注视着这团温热柔软的骨肉。母性一下被唤醒,它轻轻咬断脐带,百般温柔千般呵护万般怜爱地舔去幼崽身上的血渍。小生命轻轻蠕动着身体,没有皮毛遮挡的柔嫩的它就这样躺在冰块般的土地上,瑟瑟发抖。

黑豆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,它赶紧弓着身子,轻轻护在幼崽的上面,用肚子上毛最少、也最柔软温热的部位贴着自己的宝贝,它想用自己的体温捂热幼崽,给它喂口奶水。

可是,已经一天没有进食的黑豆此刻又哪有奶水?饥寒交迫下,幼崽虚弱地接连呻唤。黑豆心如刀绞,努力让它再去吮吸别的乳头,但依旧没有奶水。时间在寒风中抽搐,幼崽的气息越来越弱,呻吟断断续续,细若游丝,直至消失。

感受到幼崽的生命正在流逝,黑豆使出全身力气发出了一声又一声呼喊,无助的它在呼喊父亲,祈求父亲能像往常那样出现在绝境中的自己面前。可这呼喊瞬间就被呼啸的寒风卷入无边的黑夜,没有半点回响。

身下再也感受不到任何动静,幼崽的体温正一点一点流失,直至冰冷。就这样,一个幼小的生命在母亲的怀里结束了它短暂的行程。黑豆停止了呼喊,一股奇寒从身下传来,心顿然结冰,绝望兜头灌顶……

(四)

天亮了,谁也不知道黑豆把它那具冰冷的肉骨带到了哪儿。午后,它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农庄。附近有村民看到,它在农庄缓缓走了一圈后,走上了曾经等待父亲的那座小石桥。

就在桥头,黑豆蹲坐着一动不动,天近黄昏,它才站起身,回头向着山庄的方向望了许久,蹒跚着离开。

万箭穿心的父亲在周边村寨寻找了好多天,呼喊了好多天,没发现黑豆的身影,也没得到它的回应。

再次遇到黑豆是在半个月后的那个下午,天气依旧阴沉而寒冷,铅灰色的云层压着大地,没有一丝风。在寻找黑豆的路上,父亲加快了脚步,他要赶在天黑前回到农庄。就在那座小石桥头,一个苍老又单薄的背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

"轰——"脑子一声轰响,父亲如被雷击一般定住:那个身影,是黑豆!

黑豆正在桥头缓缓走着,因为瘦削,肩胛骨突了出来。随着走动的步伐,微微凹陷的后背跟着上下起伏,那个总是傲娇的下巴,已垂到了所能垂到的最低……

父亲颤声呼唤:"黑豆,黑豆!"背影一下顿住了,隔了也许几秒,也许几世,它才缓缓扭过头来,一刹那,黑色的眸子里有一道微弱的亮光划过,但立马消失,就如一粒刚刚蹦出的火星,只那么"啪"的一声就熄灭了。

黑豆缓缓把头扭了回去,它把原本低下的头抬高了些许,决绝地走在那座落满枯叶的小桥上。

任凭父亲怎么呼喊,它再也没有回头。父亲追了几步,又颓然停了下来,他从它刚才的眼神里,读到了一个母亲生命中难以承受的凄绝。

十三年后的今天,父亲仍清晰地记得那片寒彻肺腑的天空,那座落满枯叶的小桥,和那个孤独而决绝的背影。父亲说,那一瞬间,黑豆已不是记忆中那只充满灵性、活泼可爱的小狗,它的眼神里,有着一个母亲无边的怨和痛、陌生和冷漠,唯独没有恨——那是最为深切的鞭笞。

我不知道,那是不是一个经历了丧子之痛后的母亲的成熟,但我宁愿它不要有那样的成熟。因为我,如今已然也是一位母亲。